



偉大的戰鬥

行刊店書燕海 著羽白劉



偉大的戰鬥

劉白羽著

海燕書店刊行

• 1950 •

偉大的戰鬥

著者	劉白羽	發行人	俞鴻模	出版者	海燕書店 上海中央街二四號二一室 北京和內文昌閣一四號	印刷者	光藝印刷廠 上海江浦路五七弄一四九號	刊行期	一九五〇年六月初版
----	-----	-----	-----	-----	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	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	-----------

★有版權★

(92) [F 25] 1 (0001—3000)

一九四六年嚴冬，中國人民在敵人瘋狂進攻下，正經歷着他們最困難的時代。在東北戰場上，敵人一直侵佔到松花江。敵人所至之處，慘殺人民，焚毀村莊，大風雪的夜晚，看得見閃閃的災難的火光。

人民解放軍在風雪中掙扎着，急急向敵人佔領區挺進，向閃閃的火光挺進。戰士們的皮帽子凍成冰壳，滿臉冰凌，眼睛都睜不開。大衣，雪衣，給風吹得鞭子一樣揮舞着。

雪風呼哨着，戰士們的脚步聲噼噼響着，雪風呼哨着。

冰河。

一匹馬跌下去，艱難的喘息着，掙扎起來又跌下去。

一個步兵戰士，正揹着槍在河床深雪中跋涉，——他聽見馬的跌倒，呻吟，他急忙跑上去。

馬死了。

他和砲兵們難過的互相望了望，立即動身移開沉重的大砲，把馬拋開，他幫着砲兵用手推着砲車車輪不停止的前進。

到了路上，他向前走了，砲兵熱烈的對他招手，他招着手走了。

他們這樣奮勇前進，已經一天一夜，林彪將軍總部命令他們渡江大踏步前進，捕捉敵人。在積雪沒膝的道路上一天一夜趕出一百四十里地。風雪還在不停的咆哮，部隊一直在不停的前進。風雪，嚴冬，接近黎明。

微明的一線曙光照臨到遙遠的哈爾濱。

哈爾濱成爲東北解放區跳躍的心臟，它是作戰的神經中樞，東北人民解放戰爭的最高指揮機關設立在這兒，從黑夜到天明這兒是徹夜工作不停的。

夜深人靜的街道。

紅軍紀念塔。

從霧虹橋上看得見車站的紅綠號燈。

喇嘛台的暗影。

一條街，

一條街，

雪花簌簌的落着，只有司令部的窗子上還亮着燈光。

電台上特別的忙碌。

走廊裏聽得見噠噠——噠噠——噠噠……的電報機聲音。

電報如同雪片一樣從前線向這兒飛來。

走廊裏燈光較爲暗淡，兩位高級軍事幹部在並肩的慢慢走着。

他們的影子在牆壁上移動着。兩人對話。

『前線風雪很大，敵人行動不明……』

『不要緊。敵人瘋狂了……向我們全面進攻，我們放棄了許多城市，現在敵人分散了——是我們讓他分散的，分散了，鑽進口袋。』

『他們不是嚷着，讓我們到鴨綠江去喝水嗎？……哼！那是幻想。』

『是幻想，可是還十分困難呀！不過無論怎樣困難，你知道，那個時候！我們要是屈服呢？中國人民就永遠在黑暗裏過日子，毛主席指示着我們，歷史不會是那樣的。』

『可是……前線電報說，先頭部隊已經趕出一百四十里，沒有消息！』

『是困難呀，可是蔣介石說三個月消滅我們，現在呢？』

『從四平前線撤退已經七個月了。』

這時，一個參謀從電台那面走來，交電報說：『前線急電』，開始講話的那一位接過去看了一眼，然後用很有信心的眼光看了另外一位一眼，這位從對方眼光裏

已經理解，但還是問：『抓住了？』點頭說：『抓住了。』他們轉過身向走廊另一端走去，那裏有一間大房子，門玻璃上燈光雪亮。

他們在門前停着，敲門。

雪亮的門玻璃上，一個人影子踱來踱去的沉思着，聽見敲門的聲音，停止。

他們進去，立刻門玻璃上印出三個人影並肩一起，仰起頭，其中一個人舉起一隻手向上空指劃，一看就知道是在指着地圖。

銀幕上，出現一大幅全東北地圖，在一隻手的一探下，地圖上的箭頭合成一個包圍圈。

部隊一直在不停的前進。

突然，前面山崗上，一片汽車燈光嘩的亮起來。

前衛排長立刻停着向那兒觀察。山崗上的人若已發覺，燈光倏然熄滅。

仍舊是一片漆黑。

從後邊跑來一個騎兵通訊員彎下身說：

『敵人在小山上——佔領陣地——營長命令快前進！……』

偵察員撥着馬，刨得冰雪飛濺，他向後面跑去。

戰士們在賊賊喳喳像一陣小風一樣，迅速的傳遞着一聲低語：『發現敵人！』

寂靜，這種寂靜一降臨火線，火線就特別緊張。這是千鈞一髮的時候，全中國人民的眼睛都向這裏望着，戰爭勝負常常決定在這一剎那間。

二排長臉孔紅了，他不知爲什麼解開了帽子和頸頸的鈕扣，——他那樣堅決，一點猶疑也沒有，說：『同志們！——搶佔制高點，消滅敵人！』他首先衝上去，戰士們拿着槍蜂湧的跟上去。恰當其時敵人映着雪花已經發現了側翼有部隊活動，立刻把機槍朝這面掃，子彈蝗蟲一樣啾啾的在人們頭上飛鳴，敵人對這片窪地立刻組成火網，來制壓我們的突擊部隊了。可是打過仗的人，已經拔開第一步，已經聽見第一聲槍響，他們就再也不能停止，他們明白，這是生死存亡的關頭，停在火網

下只有死，衝上去可以殺出一條生路。

在這一段路上，若干戰士倒在雪地裏。

戰士——劉興，就是那一個在大風雪中幫助砲兵拉砲的戰士，他從始至終在最前面，緊緊跟着了二排長，一面向高地拋手榴彈，一面衝進。砲彈的氣浪幾次把他們震翻，他們又爬起來掙扎着再跑。他們的臉上已經塗滿冰雪，泥污，和血印。二排長一而在雪裏掙扎着一面望望劉興：『劉興——不能停止啊，全軍的性命捏在咱們手裏呀！』劉興一面行動一面笑了一笑，十分有信心的回答：『衝得上去，排長！衝得上去！』他們又向高地猛撲了，一轉眼，他們衝到了公路邊上。公路邊有一條深深的雪溝——一輛馬車翻在那裏——在火光中，像翹起來一壁破牆——二排長看見一匹馬——臥在車轆下，已負傷，想掙扎起來！想活，但是屢次都跌倒下去，兩眼悲哀的睜大，凸出，——從眼珠上反映出戰場上的災難的火光，——這十分引起二排長的憐憫與憤慨，他們兩人從馬身上跳過去——他們，終於達到目的，跳到公路制高點上來了。這時他們一面把手中的手榴彈朝前面拋，一面就往前跑，

轟轟，一陣火光，一陣火光，敵人在火光中死亡，逃潰。敵人的汽車着火。
二排長在煙霧裏猛喊着，劉興也在煙霧裏猛喊着：『佔領公路呀……』他們已經顧不得臥倒與彎腰。砲彈碎片就在四周亂飛，在他們背後一小羣戰士跟着衝上公路制高點，成羣的手榴彈向敵人猛轟。

營的臨時指揮所設在一條小山崗上，崗上蓋滿雪，來不及構築工事，一挺機槍利用一株大樹隱蔽，向前面猛掃。

營長史全德，是一個個子高大的人，他負過傷，走路一條腿不大方便，現在他全身爬在雪裏，從崗子上爬向樹下，打電話：

『團長——把敵人抓住了！』

子彈如同冰雹一樣在他前後左右嗖嗖降落，但他滿臉興奮，愉快，在槍砲聲中，拼着大嗓子喊叫。

團長在電話裏堅決的命令：『頂着呀！——關鍵在你們這裏呀！司令部正在展

開佈署，同志——關鍵在你們這裏呀！」

營教導員陳志從山崗前面冒着生命危險偵察情況回來，爬過山崗，爬向營長把情況報告給他。

營長一面聽一面把情況報告團長：

『情況很緊急呀！……』

『不能叫苦呀，同志們，我們從四平戰壕裏撤出來發過誓呀。』

營長因為自己的話被誤解，急急的分辯：『是呀，我們發過誓，不是叫苦，是報告你聽呀，開始敵人佔有利地形把我們壓着了，我們的二排長——機動作戰沒失去戰機，一發現敵情就帶一個排插到敵人裏面去哪，佔領了公路制高點，這是關鍵哪——已經插進去了——增援？！增援不上去啊！——敵人砲火蓋着啦！我相信他們能堅持制高點——我集中兵力打敵人的後方呀……好，好，我們堅持得住，堅持得住！』他放下電話。

突然，一個通訊員彎着腰跑來，喘吁吁的，跪下，報告：『敵人集中砲火，向

公路制高點猛烈射擊，我們的人看不見反擊了！」

營長嚴峻的面對這驚人的惡耗，皺起眉毛，注視着通訊員，彷彿要從通訊員臉上看出個究竟，突然問：

『看不見我們的人反擊了！』

『看不見我們的人反擊了。』

營長默然不語，然後慢慢爬到蓋滿雪的山崗上，爲了仔細確實的觀察，他毫無考慮的站起來——他穿着一件白布雪衣，在唼唼飛響的子彈下，靜靜的立着，用望遠鏡觀察。

火線上。

砲彈在爆炸，爆炸。火焰衝上天空，衝上天空。

教導員說：『是不是把攻擊部隊抽回一部份，敵人要從制高點壓過來，這裏已

經沒有防衛力量了。」

營長滿面怒火，堅持着他的決心：『不，制高點是我們的！』

『沒人反擊了！』

『不，二排有一個人也會堅持制高點，他們死了也能擋住敵人的。』

他推開機槍射手，自己爬到雪裏，爬到機槍跟前去，震動着肩膀，猛烈發射。

公路制高點上，戰士們紛紛犧牲了。二排長重傷倒在雪裏還在打手榴彈。劉興

說：『排長，下去吧！』二排長兇狠的咒罵：『老子死在這裏——劉興你……』

『排長，你放心：我是俘虜過來的——可是我受了教育。』

『好，劉興……』二排長笑得那樣坦然，胸部劇烈的一起一伏，從口中吐着血沫子。

『不用囑咐了。』

『你知道怎麼辦……我們是毛主席的戰士，我們至死忠實人民……』

劉興跟着他複誦：『至死忠實人民……』

『你告訴指導員……』

可是敵人又反衝來了。於是他們堅決向反衝敵人作戰，劉興站着又開兩腿，二排長帶着打斷的兩腿，流着血爬着——從死人身上解炸彈遞給劉興，劉興一手兩顆，一手兩顆的擲出去。

最後，當黎明照臨的時候，二排長嚥了最後一口氣——死前，他微弱的，但是堅決的叫着：『共……產……黨……萬歲！』他死在劉興懷裏，劉興昏厥過去，又醒來，打出最後一顆手榴彈，也犧牲了。

但是勝利在這寶貴時刻已經決定了。當晨光露頭的時候，特別寒冷，從松花江上捲來白色旋風，呼呼的從高地上吹過。劉興的帽子打破了，風把他的頭髮吹得急急拂動，雪花滾滾來滾去的掩埋他們。但是他們的神勇已使敵人不能反攻，只是一刻不停的用鐵和火向這兒傾倒，焚燒。

當這全部過程進行中，一個十幾歲的小衛生員萬良材，（他是一個弱小，可愛的穿了軍衣的善良農民孩子。）他揹着紅十字衛生包，從前面火線上爬上爬下，出生入死，已經十好幾次了。——從他那渾身泥濘的情形看來，顯然戰場救護已經把他弄得精疲力盡，但是年青人的兩眼放射着純潔，認真，負責的光彩。聽了營長的話以後他立刻拉了一下教導員問：『怎麼樣！——制高點真的沒人了嗎？』教導員正在凝神思慮，回頭看看是他，默然點了點頭。萬良材說：『那是——我們六連二排衝上去的，劉興一定還在那裏。』

教導員：『誰？』

萬良材：『劉興——一個好戰士，他是解放戰士，可是他頂關心我們分土地——他常常問我們家我父親是怎樣把地分到手的。』

教導員沉痛的望了望他，嚥了口唾沫說：『我想不會沒人——可是火力太猛烈，我想也許大部份負了傷，上去搶救的衛生員也犧牲了……』教導員擡頭看了看頭頂上狂妄的大雪，正在一個勁的往下降，他自言自語：『這樣冷……』

突然電話鈴響，教導員爬過去接電話，等他轉過身一看，萬良材已經不在，他站起來喊：『小萬！——小萬！』風雪迷漫，他已經看不見萬良材的去向。

萬良材正不顧一切，一個人從雪地上向制高點匍匐前進，——這是多麼艱難困苦的前進啊！這正如同那整個艱苦的時代在前進呀！雪地上到處佈滿砲彈打出的黑印子，砲彈一顆接一顆落下來，碎片在空中崩炸，飛嘯。他像一條魚浸身在水裏，他完全浸身在雪裏，一點一點向前移動，向前移動。又一陣砲火，天崩地裂似的壓過來，把冰雪噴上去，又紛紛落下來。他把頭低低埋在冰雪裏，停了一停，又往前爬，——他發現第一具屍體時，他的感情是複雜的，——他高興，微笑，他說：『找到了！』『找到了！』可是他的眼睛裏流出了眼淚。不過，不管怎樣，他終於找到二排向高地衝進的道路。

他一個連一個的發現了戰士的遺體，摸一摸都僵硬了——他從每個遺體上，搜集着遺物，塞在自己口袋裏，他輕輕摸撫着他們的臉，像唯恐驚醒他們，把帽子向下拉，蓋着臉，他這樣做的時候，他滿臉掛滿淚珠。